

陈从周与之江大学 ——写在陈从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

李杭春

之江四年,陈从周负笈求学,从结社办刊、师友交往中汲取学养,对陈先生日后的治学、写作和造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是他学术成长轨迹中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个人轨迹还原

1935年秋,18岁的陈郁文从杭州梅登高桥两浙盐务中学入学位于石牌楼(今建国路)的蕙兰中学(即杭州二中,现为东河校区),在这里受到严谨、规范的教会学校教育。在陈从周的求学经历中,蕙兰中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。那种平和、友爱、细致、温婉的全人教育,是影响他日后博雅、通达的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在盐务中学和蕙兰中学就读期间,陈从周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才华。两所学校现存的校刊,《盐中学生》和《蕙兰》上,署有“陈郁文”之名的文字计有《寒假的生活》《冬日》(载《盐中学生》1935年第6期)和《爬山》《昙花》(载《蕙兰》1937年第8期)等,这些少作均未见收入江苏文艺和浙江大学联合出版的《陈从周全集》。此外,因受到盐务中学胡也衲和蕙兰中学张子屏两位老师的点拨,陈从周的绘画才能也在这期间初露端倪。蕙兰期间,作为学校“国画研究社”社长,陈从周曾集师生画作一组,以《国画研究社成绩》为题刊于1937年第8期的《蕙兰》校刊上,其中,属名陈郁文所作有墨荷、苍松和静物写生、素描各一幅。《浙江青年(杭州)》1936年第3卷第2期上则刊有陈郁文画作《月下竹影》。

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,8月省城杭州遭遇轰炸,各机关、学校相继内迁或临时解散,12月24日杭州沦陷,蕙兰中学一度成为难民庇护所。这期间蕙兰中学师生何去何从?查1938年1月出版的《教育季刊》第13卷第4期有一栏“各校新闻”：“杭州蕙兰中学,当沪战初起时,仍在原地开课,教职员全数到校,中小學生共有七八百人,颇极一时之盛。嗣因沪局变化,为图员生安全计,即迁至富阳仓口,继续上课。兹因局势又变,兼以學生人数过少,已暂行停课。”陈从周或在这个过程中流离辍学。所以,1938年9月,陈从周似因未能提供蕙兰中学毕业证书,而以“同等学力”入读已易地上海办学的之

陈从周参编的杂志



圖畫研究社全體攝影

圖畫研究社全體攝影,《蕙蘭》1937年第8期,前排左一陈从周,前排左四校長徐鉞(佐青)

江文理学院文科中国文学系。

四年之江行迹,在夏承焘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中多有被记载。这四年里,他师从徐昂(益修)、马叙伦(夷初)、钟泰(钟山)、夏承焘(瞿禅)、任铭善(心叔)诸先生,得到了良好的中国文字和文学训练。夏承焘日记曾称:“希珍、毓英、璇庆、郁文近日示各诗词,皆大有进步,为之欣慰”,仅在《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》,陈从周即发表词(诗)作多首,像《高阳台》《忆秦娥》(第5期)和《鹧鸪天》《水调歌头》和《心叔师》《虞美人》《临江仙》《饯春辞》(第6期)等,显然颇受夏师之点拨、指教。联系《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》《园林与诗词之关系》《造园与诗画同理》《诗情画意与造园境界》《造园如作诗文》等诸多随笔,我们不难感知“跨界”以后的陈从周的“立身之本”,他在其中反复吟咏和强调的一个主题:中国园林与中国诗文,即“以诗造园”之谓也。

而且事实上,之大不仅国文系能诗书传人,“校长李培恩是经济学博士,写得一手好隶书。经济系胡继瑗教授,与郁达夫先生同乡同学,既能诗词,又工书法。政治系顾敦铨教授,是曲学专家,小楷楚楚有致”(陈从周《老师和笔砚》),加之王遽常的历史、胡山源的曲选,可谓满园皆闻书卷气;而战后之江借地上海租界,大批未便撤去后方的前辈文人、名士、学者,

如吕贞白、冒鹤亭、夏剑丞、吴湖帆等,又云集在江浙沦陷区为数不多的几所教会大学内外,为滞留此间的学子置备了丰厚的师资。陈从周便常在前辈们“文酒之会”时“隅座和声”,得其启发与指导,“尤其在他们的书斋中,我接受到文化,见闻到知识,阅读到很多市上见不到的书,比课堂教育不知胜过多少”(陈从周《人去楼空旧游谁说》)。待后来陈从周成功将造园与绘画、与书法、与昆曲、与种种文史传统结合起来,“以画造园”“以书造园”“以曲造园”“以史造园”,或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学习环境里浸润四年、广汲博取的结果。这是陈氏园林艺术不可忽视和常人难以企及的一个境界。

我是文科出身,自学改了行,后来做了三十多年建筑系教师。在中学教过语文、史地、图画、生物等,在大专院校教过美术史、教育史、美学、诗选等,建筑系教过建筑设计初步、国画、营造法、造园学、建筑史、园林理论等,并且还涉及到考古、版本、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兴趣与研究,可算是个杂家了。(陈从周《书边人语》)

正如夏承焘之谓“陈君古今焉不学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陈从周不仅是一位“跨学科”学者,更是以一种“化学科”的方式构建自己学术大厦的、真正意义上融汇贯通的园林艺术大师。可遇不可求。

据夏承焘《天风阁学词日

记》记载,1942年4月,陈从周自上海返杭。因陈从周曾在《忆任心叔》一文中称:“予在之肄业时,心叔已任助教”,且档案中未找见撰写和通过毕业论文之记录,一度被以为只是“肄业”;但查之江大学档案,陈从周这年6月得获毕业(之字第452号毕业证书)。或许是太平洋战争突发,之江在沪办学被迫停止,使得这一届学生情形特殊。这之后,通过夏先生日记和陈从周《中国近代建筑学教育》《老去情亲旧日师》《深情话颜老》等文自述,我们大体知道陈从周先是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和中学教师,1946年以后,赴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(据之江大学留存的《私立圣约翰大学教职员名单》,1950年,陈从周担任圣约翰大学美术教员),同时在震旦大学、苏州美专上海分校等校兼课,也曾被世谊陈植(直生)师聘为之江大学沪校建筑工程学系(据之江大学相关档案,抗战胜利后之江在上海慈淑大楼复校,1946年春后各生陆续迁返杭州,工学院建筑系部分留沪,1951年3月,校常务会议通过“建筑系全部在沪上课”,史称“之江沪校建筑系”)兼任副教授,时间在1951年8月到1952年7月,课程是《中国建筑史》。1952年下半年院系调整后,陈从周从圣约翰大学往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,讲授《中国建筑史》《中国营造法》《中国美术史》等课。

而据夏先生日记,我们可以获知陈从周此间境遇中一段或不能回避的特殊经历。自1942年回杭至1946年,陈从周基本是在杭州谋生,且回杭不久即结婚生子,生活压力可想而知。1944年初,“为生计所迫,出于不得已”,曾往杭州(伪)国立浙江大学任教。这年3月,陈从周曾致函夏承焘,“接从周三快函,寄白石旁谱辨来。近与姚亶素同在杭州浙大任教,云为生计所迫,出于不得已。杭州之江图书损失殆尽,可惜。”(夏承焘1944年3月23日日记)竺可桢麾下的国立浙江大学西迁以后,1943年6月,汪伪政权曾在杭州“恢复”浙江大学,1944年5月即以生员不足“奉令”结束,前后未足一年。

之江求学办刊

在之江大学,陈从周是比较活跃的一位学子。虽然国文系人数本来就不多,因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转型焦虑,之江的工科、商科一直是被追逐的求学热点,而文科恰恰相反。据夏先生日记,1952年浙大、之江两校相关学院合并改称浙江师范学院时,中文系学生总共也

(下转3版) ➔

策划:
文汇报理部
执行编辑:
李纯一 lcy@whb.cn
封面编辑: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:
描绘1258年巴格达之围的14世纪波斯画作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关注文匯學人

